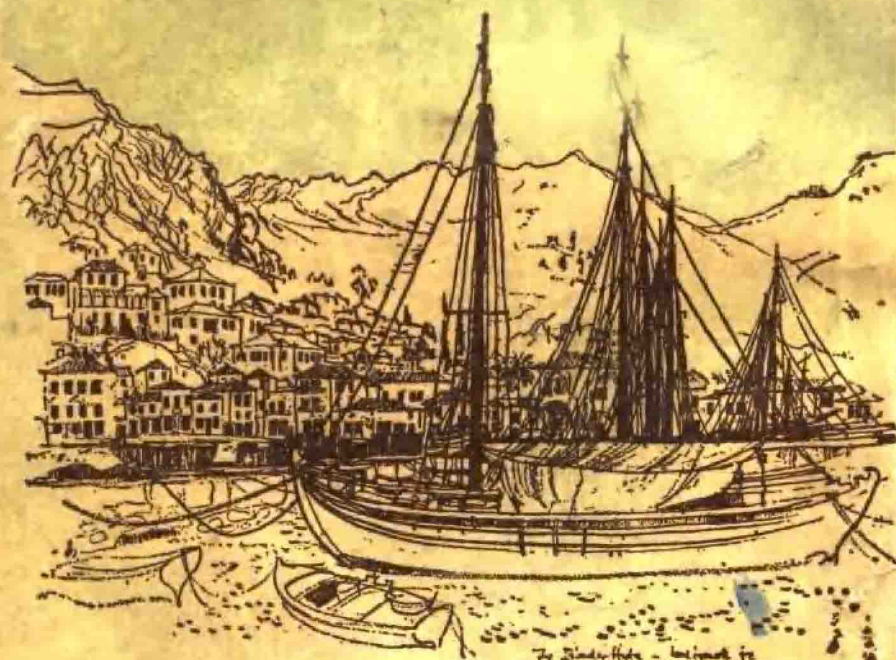


各國紀行

世界知識社



行紀各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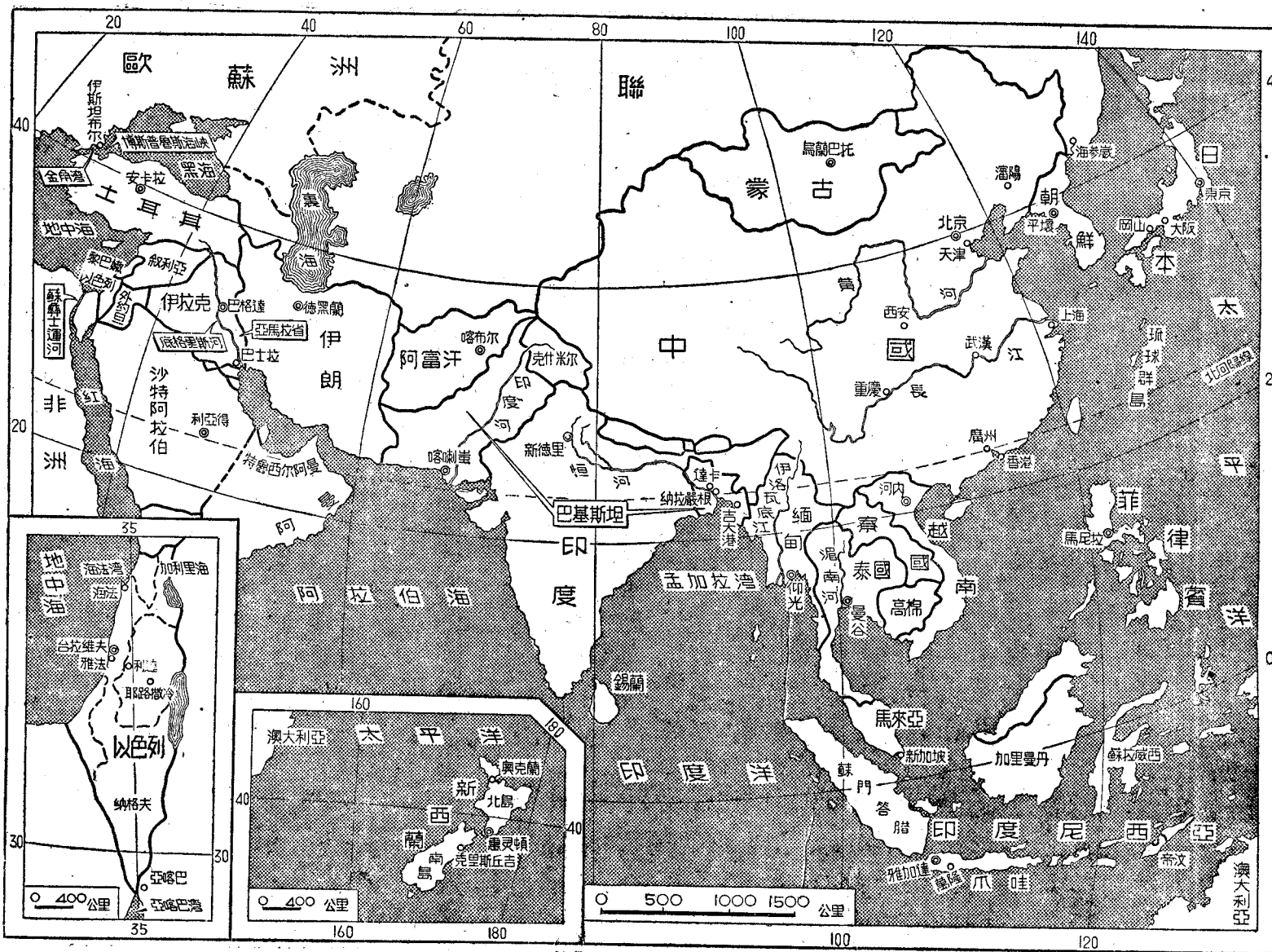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各 國 紀 行

世界知識社編輯、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363·850×1168 1/32·9印張·218,000字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14,001—17,000 定價：10,000元



目錄

日本關西見聞	皮緬諾夫	一
日本工人生活	皮緬諾夫	八
東巴基斯坦	斯維德洛夫	二
仰光	斯密茨	二
印度尼西亞紀行	尼吉托夫	二
泰國旅行記	符萊明	三
伊拉克農民	扎伯林	四
漫遊以色列	哈佐夫	四
伊斯坦布爾	雅科文柯	四
新西蘭旅行記	克林	七
克斯巴	科齊亞金	七
遊歷摩洛哥	庫茲涅佐娃	八
達喀爾	庫希埃佐娃	九
開普敦	扎爾娃	九

羅馬·····	于爾葉娃 二〇二
米蘭·····	喬治耶夫 二三
熱那亞及其居民·····	貝茲波羅多夫 三二
佛羅倫薩旅行印象記·····	喬治耶夫 二九
那不勒斯·····	喬治耶夫 二七
經過荷蘭·····	高斯辛 一四
被封鎖的聖馬力諾·····	謝爾雅耶夫 一五
蒙的卡羅的景色·····	庫列蕭夫 一五
瑞士景色·····	葛洛汶 一六
春天的維也納·····	葛里果耶夫 一七
在丹麥的三個星期·····	尼克廷院士 一七
斯德哥爾摩印象記·····	扎哈羅夫 一八
芬蘭遊記·····	郭馬羅夫 一九
佛朗哥西班牙絕行·····	卡勒西 一九
直布羅陀·····	格拉卓夫 二〇
希臘側影·····	尼考夫 二〇
多倫多·····	西羅夫 二七

墨西哥之行·····	奧澤萊茨基教授	二六
庫拉薩俄訪問記·····	卡姆涅夫	二三
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倫敦·····	維丁	二四〇
南極洲·····	吉尼索夫	二五
編者後記·····		二六五

日本關西見聞

皮繙諾夫

像環繞着東京的京都區關東一樣，日本的巨大工業區關西包括許多縣，但却並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單位。日本的基本行政區是縣，若干縣組成一個區（地方），共有九個區。

關西是一個古老的工業中心。主要城市大阪，出產紡織品和五金用品；神戶是以它的港口和造船廠著名的。這是兩個主要城市，此外尚有幾百個小城市，其工廠和工場都是中小型的，主要是紡織廠，小規模造船廠和食品加工廠等。

大阪的人口在三百萬以上，它和一切資本主義工業城市一樣，是那麼灰色、單調、骯髒。市內的主要街道由火車站開始，穿過市內，將全市分成三個寬闊的地帶。街道上點綴着通往地下鐵道的小入口，這種地下鐵道，也像東京一樣，是骯髒和陰暗的地方。

大阪的主要勝蹟是古代城堡——一座高大的石頭建築物，四邊圍着巨大的圓石所築成的城牆。這個城堡包含着封建日本的許多紀念物。在城樓上面，可以很好地俯瞰那被工廠煙囪冒出的黑煙所籠罩着的全城。事實上，大阪素有「煙城」之稱。它有一萬以上的工廠，其中尤以紗廠、化學工廠、五金製造廠和機械工廠為主。工人區圍夾在工廠與工廠之間，特別來得污穢和擁擠。

我們從大阪旅行到了日本內海岸上的小城市岡山。這是自古以來的造船中心，它的幾十個造船廠一向生產大批小型的漁船和貨船。

我們乘着小船在內海的平靜無波的水面上滑駛，經過一個接一個的美麗如畫的島嶼。我們的旅伴建議在一個小島那裏停下來，去參觀一家小型造船廠。大家同意了。這個船廠顯得很奇異。真

的，這裏掛着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廠主的名字和照例有的「株式會社」幾個字。日文「株式會社」等於「有限公司」，通常總與每一家公司的名字連在一起的。人們在一家很小的店舖的門上，也會發現這個字樣，而這種店舖是甚至只有老闆自己才能擠得進去的。這家船廠的抱負不凡的名義，跟它的外表絕不相稱：有兩個造船架，一個架上有一艘尚未完工的船，但是四周看不見一個人，也沒有進行工作的任何跡象……

我們走到離船廠約五十碼的村子去。那裏的一切事物宛似死了的一樣。

「喂！」我們的嚮導喊道，「這裏有人麼？」

有三個人從一所房子裏出現了：一個年約七十歲的老人和兩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

「這裏的老百姓在那兒？」

「他們都在這兒。」

「這兒麼？我怎麼看不到他們？」

「我們就是老百姓呀！」

「只有你們三位麼？」

「是的，只有我們三個……」

進一步的詢問使我們得知所有的村民以前都是靠船廠生活的。這不是報酬豐厚的工作，但是他們却能「設法勉強過下去」……戰前，這個造船廠替中國製造漁船，並為從事中日貿易的商人製造小船。

「而現在情況又怎樣呢？」我們問道。

「現在嗎？你自己也知道是怎樣的情況：我們不把貨物賣給中國，我們也沒有船開到中國……」

正如許多其他的造船廠一樣，岡山附近的這家造船廠已經關了門，讓村民收拾他們少得可憐的財產，動身到別處去找工作。我們在大阪（關於這一點在東京也一樣）曾見過好幾百個這種倒霉的流浪者。只有一個有病的老人和兩個男孩留在這個小島上。

在整個關西，我們屢次聽到很像那個被遺棄的島上的老人所說的情況：

「由於失去了中國的市場，我們的紡織廠很少接到定貨。」

「因為不准我們和中國做生意，我們的航運公司正面臨着破產。」

每當我們在報上看到進一步削減對華貿易時，我們就回想到那個被拋棄了的造船廠和那被遺棄的島上的三個孤寂的村民。

在日本報紙上常常居於首要地位的題目，就是關於與中國經濟交流的問題。

這方面的理由很多。不僅是岡山的造船廠，也不僅是關西地方的紡織廠，遭受着斷絕對華傳統貿易關係的痛苦。日本的統計調查經常引證日本從前對華貿易量的數字，作為該國經濟困難情況的顯著的例證。下面就是一些數字：一九三六年，中國佔日本紙張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三，紡織品佔百分之三十八，魚產品佔百分之五十三，機器佔百分之六十六點四，鋸木佔百分之三十。一九三六年日本的出口總額中，四分之一是輸往中國的。而日本的大豆輸入，來自中國的佔百分之九十四，煤佔百分之七十六，油子佔百分之八十四，還有其他許多貨品。

根據官方的數字，一九五〇年日本的出口貨輸往中國的僅佔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四，而由中國輸入日本的貨物僅佔輸入總額的百分之四·一。

也許這些數字沒有什麼引證的必要，但是目前的情況證明是不利於日本的對外貿易的。首先，日本已經喪失它以前從開採輸入的廉價中國煤，現在被迫輸入高價的美國煤——一九五一至一九五

二年輸入三百九十萬噸，並且價格抬高了。其次，日本的工業被剝奪了便宜的中國鐵礦，必須使用價昂的美國和加拿大的鐵礦。結果是鋼鐵價格上漲。和我們談話的一位日本鋼鐵製造商把這情況總括如下：

「在禁止對華貿易以前，日本銑鐵的批發價格是美國價格的一半。但半年之後，我們不得不把批發價提高兩倍。情況變化得非常劇烈，現在日本鐵的價格比美國的價格高出百分之六十三，鋼板的價格也隨着上漲。我們的鋼板價格以前一度很便宜，而現在幾乎是美國價格的三倍……」

紡織、紙張、五金、造船等工業都失去了中國的市場。這些工業部門中的失業狀態已成爲長期性；出口額已下降到過去數量的一小部分。

我們訪問了設在市中心一座二層樓小房子裏的大阪製造商協會，並與當地商界的幾位代表會晤，他們對於日本經濟前途的憂慮直言無諱。

其中有一位說：「對華貿易的萎縮，使關西地方遭受特別重大的打擊。我們的紡織廠失去了一個富有的顧客。對中國的航運也停止了，而我們的船隻又不適於航行到美國去。這就意味着我們的損失很大，而美國的航運公司則獲利更多。」

這些商人都了解困難的根源，雖然他們或許是從自己個人的角度來觀察問題，但他們的結論是够清楚的。

「在抬高鐵價中，在航運的局勢中以及利用向我們輸出我們一向從中國購取的貨物中大獲其利的，都是美國的公司。這就是美國禁止中日貿易的內幕！」這是關西商人們的意見。

美國佔領當局故意破壞日本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一九五〇年，他們施行了對華貿易的禁運。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國佔領軍總部在日本商界的壓力之下，准許日本與中國進行少量的貿易。可是這

種貿易的數量真是小得可笑：一九五一年，日本對中國僅輸出了價值五百八十萬美元的貨物。一九五二年，對華貿易的問題曾在華盛頓的一次特別會議上加以討論，參加會議的有美、英、法、加拿大和日本等國的代表。美國商界及其政治上的發言人的態度是不變的：抵制中國，對它施行嚴格的禁運。

日本商界對美國這種態度的反應，可以從前任通商產業大臣高橋的一篇談話中看出來，他向新聞記者大發牢騷說：

「如果日本在出口貿易方面隨時都要聽華盛頓的意見，日本就不能被認為是一個獨立國家。」這位前任大臣率直地承認：美國在日本的對華貿易上企圖施行比對其他國家更為嚴格的限制。在我們與日本商界的代表們所作的談話中，我們一再問起：以吉田爲例的中日貿易的反對者，提出什麼論證。

「吉田麼？他的論證是簡單的！美國人禁止對華貿易，因此就不必……」

「在你看來這是不是一種令人信服的論證呢？」

「並不比美國人自己所說『赤化』或『幫助共產黨』的危險那一套話更能使人信服。吉田和美國人都無視於日本的利益。所以他們的論證絲毫也不能令人信服。」

貿易是較爲顯著的兩國關係問題的一面。中日兩國的關係在過去和現在都舉足輕重地決定着重要的遠東區域的政治局勢的。

這兩國人民有着許多聯系，中國較古的文化深深地影響了日本的文化發展。大家知道，兩國的文字都用同樣的字體。他們有着某些相近的風俗習慣。

同時，兩國人民都具有非常顯著的固有文化特徵和民族特徵。甚至更爲重要的是，在好幾百年

的期間，兩國的統治階級人爲地煽動彼此對立，並力圖以國家主義的相互仇恨來毒害人民的思想。日本的軍閥們宣佈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他們在這方面是特別活躍的。

這種惡意宣傳的痕跡，到今天還可以在日本找到。武士道的思想受到美國宣傳家及其日本走狗的培養。他們的方針是誹謗中國；如果能夠的話，他們真想抹掉這個名字。在他們看來，「中國」就是台灣匪幫。無論什麼時候你在東京的反動報紙上看到「日本對華輸出」的標題時，你可以肯定這指的是台灣。

但是，日本人民對於他們的偉大鄰邦——人民中國的友誼不是輕易被抹煞的。儘管報紙上隻字不提，但日本人民對中國的興趣是很大的。人們熱心地購買關於中國的書籍——國會議員高良富及其同行者宮腰喜助、帆足計所寫的關於他們訪問新中國的一本小冊子非常暢銷。

商界近來一直表現着對中國的極大興趣，他們認爲和中國貿易是打破戰爭經濟困境的一條出路，也是從美國束縛下解放出來的一個手段。「日中貿易促進會」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去年夏天，有一批日本商人的代表到北京去訪問，締結了價值三千萬英鎊的貿易協議。目前日本製造商正在策動在北京舉辦一個日本商品展覽會的計劃，已經同意參加的有三百五十家以上的東京和大阪的公司。

日本的擴大對華貿易的運動正獲得各界的支持。它受到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的積極贊助。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國市長會議在四國的德島市舉行，主張擴大對中國的貿易，作爲克服經濟危機的手段。在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裏，包括着從自由黨到共產黨的所有議會黨團的代表。這些活動已經獲得了一些成效。本年五月，日輪「白山丸」裝運了一批日本的機器工具抵達中國。另由日輪「山澄丸」運回一批開灤煤作爲交換。當然，這不過是走向發展兩國貿易關係的一小

步而已。

日本人民不顧反動派的陰謀，正在竭盡全力加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那裏有一「日中友好協會」，在全國各地並設有許多分會。日中友好協會的主要目的是在日本人民中間傳播關於新中國的報道並加強兩國之間的關係。該協會協助演出中國戲劇，其中之一，「白毛女」，已有觀眾二十萬人。它又舉辦音樂會、照片展覽會及講演會等。

在今年五月召開的日中友好協會會議上，協會秘書長內山完造說，約有四十種新中國的文學作品已譯成日文，發行總數達二十二萬冊。此外，若干關於社會問題的中國作品的日文譯本已銷售十五萬冊。日中友好協會曾主辦了二十天「日中友好運動」。

日中兩國人民的利益在兩個主要問題上是一致的：雙方都關心着鞏固遠東的和平；雙方都希望發展互利的經濟關係。不久以前，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代表平野曾訪問過中國。他歸國時帶了中國愛好和平人士贈給他的一件禮物——「和平錦旗」。旗上的題字是：「中日兩國人民必須共同努力防止戰爭、保衛和平。」

一個日本工人有一次告訴我說：

「儘管我國今天的統治者費盡心機，他們却難於使我們移動一步。每一個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國的鄰邦。吉田似乎希望把我們的島國搬到接近於美國的地方去。但是這決不是他們所能做到的。偉大的中國是我們的鄰邦。它過去一向是，將來也永遠是這樣。」

（譯自「新時代」，一九五三年第三十二期）

日本工人生活

皮繩諾夫

從東京市中心到東京的港口，可以在日本首都最主要的一條大街——銀座——的頭上乘電車。如果描寫東京而不提到銀座，那末對東京的描寫便不够全面。原因有好幾個。首先，銀座是東京少數真有街名的街道之一。跟歐洲的習慣相反，東京的街道大都沒有標明街名。全市分爲若干區，區下面分成町，町以下又分成番地。東京的通訊地點寫法如下：某區、某町、某番地、房屋號數。街道只不過是番地內的分界綫罷了。這是日本的傳統。不錯，美國佔領者無視這個傳統：他們把直路都更名為「A大街」、「B大街」……，把橫路都更名為「1街」、「2街」……。美國的路牌到處都是，但是老百姓並不理會它們，依然遵守着當地由來已久的習慣和傳統。

其次，銀座是全市最熱鬧的街道，有着各式各樣的商店，飯館和咖啡館。這裏時常很擁擠，目前的人羣大都是美國兵士和軍官。許多店鋪標着外國招牌；美國人似乎成了它們的主要顧客。

營業一般都很清淡，但並非因爲掌櫃不熱心經營；他們正在盡最大的努力來招引顧客呢。背廣告牌的人——失業者——是這裏經常可以看到的特色。一個老頭兒背着一塊巨大的廣告牌在一家小鋪子前面跑來跑去，用歌唱般的音調喊叫着這家鋪子的貨色。街上急急忙忙的行人並不加以注意。

我們搭上了一輛電車，這是一種在這裏相當古老的交通工具，安着一種音調沉滯的喇叭，而不是鈴子。它慢慢地駛過銀座。車票可以向售票員買，也可以向司機買。售票員在每一站停車時尖聲叫喊。司機恭恭敬敬地向每一個下車的乘客鞠躬，還要客氣地說一聲「謝謝你」。不多時電車便到達了東京的港口了。

在最初看到的一些事物中，我們注意到一大羣人圍繞着一所小屋。這是勞動交易所，這裏每天早晨聚集着幾百個臨時工（由於某種原因，他們被稱爲「自由」工人），希望僥倖地獲得工作。

我們約略看到一些這種「自由」工人的生活。早晨五點鐘即可看到他們聚集在勞動交易所，等候雇主們提出找碼頭工人的請求。這種請求都由工頭處理。工頭往往是較爲熟練的工人，由他選擇他的組員。經過這種手續之後，幸運的工人就上港口了。據說經常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工作做，這就是說，當天他們沒有飯吃。

但是「幸運」的工人也並不輕鬆：搬運一百公斤或一百公斤以上的一大箱一大箱的貨物是一件極端費勁的工作。我們看到八個碼頭工人在卸一隻駁船上的貨。他們四個人抬起一隻大板箱，第五個人躬着背縮到箱子下面，讓這隻大板箱平放在背上，向岸上揹去——路程雖短，但很危險，因爲要走過長約十公尺的狹窄的跳板，這跳板在重壓下不時地彎曲和動盪。既沒有導繩，又沒有東西防止搬運工人掉下海去。但是這個碼頭工人也許沒有工夫去考慮這些事情，因爲另一個人正緊跟在他後面等待着搬東西。這種工作要幹八小時之久。

「你們幹這活的收入怎麼樣？」我們問一個工人。

「重活一天二百七十日元。但這是他們付給力壯而熟練的碼頭工人的工資。其餘的人平均很少能超過一百日元……而糟糕的是：並不是每天都有工作。」

離港口不遠有一排單調得像兵營一樣的矮房子。這便是那些工人的宿舍。

我們參觀了其中一所房子。那是一所碼頭工人的宿舍。骯髒的走廊的頭上有一間小屋，破落的

窗戶用紙補着。外面在下雨，水從牆壁裂縫的地方滲進來。毯子堆在屋角。十個人住在這一間屋裏，我們碰到其中兩人——一個二十三歲的工人，一個十八歲的小伙子。

「生活很困難，」他們告訴我們說：「不熟練的工人簡直一錢不值。我們願意學一門手藝，但是辦不到，因為沒有錢。」

這所房子隔壁有一個小客棧，樣子難看極了。這裏沒有天花板，露出來的屋頂橫樑並不使這所屋子顯得好看一些。狹窄的過道的兩旁排着長長的兩列座位，牀位上堆得滿滿的。

我們看到一個老頭兒抱着一個小孩。有一個寄寓在這裏的人解釋說：「他的老婆去世不久，遺下了這個小孩。早上六點他出去找工作，誰留在家裏，便幫他照顧這個小孩。」

我們離開了這個地方，心頭感到很難受。外面，一羣碼頭工人站在雨下，向街頭小販買饅頭和一種稀薄的湯吃。這便是「自由」工人的午餐了……

貧民窟

日本城市的工人住屋條件是很慘的。貧民窟的情況真難以形容。談到日本的房荒危機，我們應該知道日本人的住家一般是因陋就簡，陳設平凡的。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傢具。白天把牀鋪捲到壁櫥裏去，房裏實際上只有一張小桌子和一隻火盆。但是房租却一樣高，據說一間可容兩張「他他密」的房子每月房租要三千日元。「他他密」是眠蓆的日本字音，同時也用來測量房間的大小。一間「可容兩張他他密」的房間意思就是它能够安放兩條邊連邊的眠蓆。換句話說，這裏的面積剛在五平方碼以內。這樣一間供一家之用的房子却要以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繳房租！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日本建設省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和神戶的二十四個區中作了調